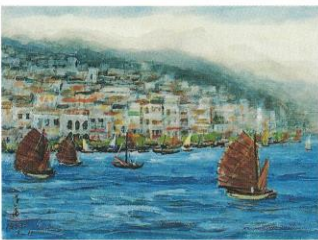


20. 香港 40x54cm 1983

在這幅香港港灣的風景畫中，畫家用細小塊面及豐富的色調層次變化來表現香港都會的密集景觀。爲了表達空間感，畫家有意將大片的密佈高樓做暗灰色調的處理，而朦朧的層層山脈亦將景色拉得更爲深遠。相對地前景海面上的帆船及海波則以明顯的筆觸線條爲之，薄與厚、疏與密、模糊與清晰、相互呼應，使這幅畫極富有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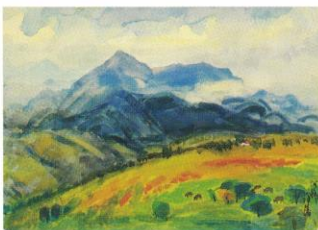
21. 青天白雲（中央山脈） 38x45cm 1980

色調豐富、筆觸綿密、結構簡明，是此幅作品的特色。畫面切割爲「小間大」的四份，是有意分割還是實景如此？色調由暖而冷，逐次向前推衍。中間以山居煙囪、小樹枝、樹叢、雜草將空間拉開。實中有虛，綿密又通透。



22. 阿蘇山 38x54cm 1961

這件作品，採透明與不透明的混合技法來表現，前景以極寫意的筆觸，大膽地表現壯闊的草原。構圖可分成三段，草原、主山、天空，在取景的角度上有環狀的視覺效果，天空的部份以透明技法來表現。使得整幅作品呈現出多樣的面貌，中景的山以簡練的筆觸與色塊，毫不造作地表現，前後層次極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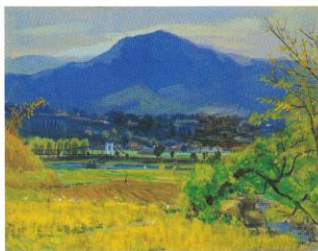
23. 鐵頓山 55x79cm 1974

畫家曾說：「透明水彩有它特殊的優點，因粉質含量少的關係，畫出來的作品比較輕鬆。有著透徹如寶石的光輝。」這幅描繪美國黃石公園鐵頓山的作品，正是有著透徹如寶石光輝的河水，以及有著輕鬆筆觸和淡雅色調的透明水彩畫，畫家較少作這一類透明畫法，而這幅二開大的畫作在躍動的筆觸和淡雅色調中還能夠表達出整體的結構美感，也是很少畫家可以做得到的。值得注意的是，由河分隔前景與遠景不同筆調和風景的表現，顯出畫家觀察之細膩，技法表現之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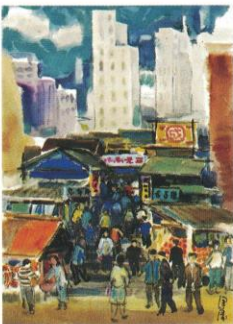
24. 大湖景色（汶水大橋） 58x75cm 1954

從天空看下來，除了主山之外，台地、房舍、河流、田野、平疇橫互。畫家巧妙的以前景右方的彎曲樹木，破除了以上的水平橫線。早田上田畦的斜線，營造了透視空間的張力。從前景的淺黃色茅草開始，一層層漸遠漸深的色調規畫，加上各種小雜樹，錯落有致的切割出每個區域的空間，很令人激賞。鬆散的前景筆調，使得中景的景物更加生動有力。



25. 香港小巷 54x39cm 1967

「香港小巷」是畫家1967年畫遊香港所創作的，當時香港迅速的現代化與傳統生活形成對照；高樓快速竄起和傳統民房形成對比，給予他無限的感懷。本幅作品使用二元對立的形式架構，人聲鼎沸的傳統市集對應高聳靜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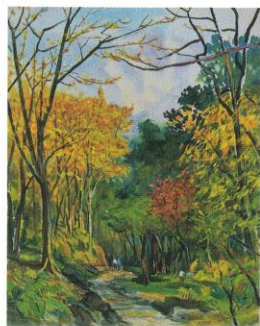


夜色的倒影，使海水的溫度提高，使「熱海」名符其實的成爲熱海了。幾筆大膽的線條揮灑在山坡上、海面上及建築上，益增添了此幅畫面的韻律感與現代感。

6. 坡道（大湖法雲寺） 73x58cm 1965

畫家喜歡在前景以櫻花或楓紅點景。但是畫家最重要的造形藝術功力在於：風景的景深、坡道的高度、樹葉的層次、樹枝的轉折姿態、樹幹落實入地，堅挺而不可搖撼！以及幾筆就勾勒出的山石，這些特色，試問有多少畫家能夠企及？

前景很像大片蕨類植物的點景，蕭疏幾筆，率意自然，也很值得品味！



7. 尼加拉秋色 70x131cm 1973

「到地下室去畫尼加拉瀑布，用濕法表現秋色濃厚的樹木可再有心得，比較順利，漸漸開拓我喜愛的墨水畫」這是畫家於1973年10月12日的日記，墨水畫就是水墨畫，如今也稱爲彩墨畫。這幅畫呈現了畫家面對新題材，掌握新材料的興奮心情。水墨畫較不易修改，更不能擦洗，所以更能看出畫家的「第一手」觸痕效果。初秋的楓樹熱烈地長著，高空朵朵捲雲爭相滾動，水聲、風聲、車聲以及遠處的瀑布聲奏起了自然的交響曲，正如畫家心中，水彩與水墨的交響。



8. 阿里山 80x103cm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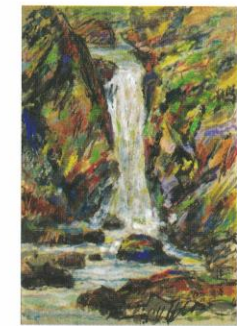
這是畫家的巨構作品之一，在秋天的蘆葦花做前景襯托下，阿里山的主峰以它高聳的姿態，從地底拔起，又落實於大地。

描寫山岳的沉穩厚重，是畫家的看家本領，無人能及。其實沉穩厚重，也正是畫家人格特質的寫照。岩壁的塊量感，以類似「亂柴皴」的筆觸表現，右方遠山則以「斧劈皴」完成，研究畫家作品中的水墨筆法，似乎可以在這件大作中找出一些端倪。而台灣的子民們，更可以在這畫中，找回本土的信心。畫家在1947年曾現場寫生「阿里山日出」（參見第13號作品）。



9. 黃石公園瀑布 90x60cm 1973

畫家旅美期間所創作的作品，在用色上較之先前更加大膽、活潑。大量原色的直接使用，間或夾雜時盈時虛的黑色墨線，在看似紛亂中隱現著對內在真實的探求。在整幅作品中，因右下方的留白處對照綿密筆觸的山石、流水而顯得極具意義。



10. 舊金山灣 80x103cm 1974

李澤藩不輕易在他的水彩畫上留白，不過，一但他決定留白，就有精采的演出，這幅畫有極精采的留白，此畫巧妙地，以留白的方式在一條街的樓房之牆腳留下午後的陽光。李澤藩在1974年元旦畫下這幅畫，但是將年代誤